

常聞人言：「我喜歡……」說得無比篤定，卻也無比輕易。

如有人自稱喜歡海，卻從未赤足踏浪；有人說熱愛自由，卻從未承受選擇的代價。

葉公家中龍影處處，窗櫺雕龍，屏風繪龍，連那香爐上，香煙都似盤旋欲飛。然真龍一日來訪，自雲端驟落，金鱗映日，雙目如電。葉公見之，驚怖至極，倉皇而逃，竟連鞋也未穿齊。龍困於簾後，輕嘆一聲，無聲地退去。

那一聲嘆息，我總覺像極了世間無數「被熱愛」的事物，在終被理解之前，便被人拒之門外。他不愛龍，只愛龍的形象，愛得熾熱，卻也空洞。我並不笑葉公。若我是他，怕也未必敢與真龍為伍。我怕火焰，怕利爪，更怕那「真實」本身的重量。我亦曾高舉理想之旗，幻想以筆為刃，在紙上披荊斬棘，披下種種世紀科學難題。然而當真正坐於書桌前，面對那充斥著密密麻麻專業術語的書籍，書頁間穿插著艱深的數學公式時，我竟心生退意。那些夜裡，我無數次懷疑：我所愛的，是否只是受困於當代對科技業的過份理想，盲目追求「愛科學」這個名目，卻從未體會這份熱情與精神？

葉公所好之龍，是壯烈的龍影，華麗的龍身；而我呢？我是否也僅僅愛著理想化的幻影？

龍，即是一切理想的具象。葉公喜龍之形，愛龍之身，仰慕龍麟閃耀。待親窺真龍，卻受龍之氣魄所驚，心生畏懼而遠之千里。那愛裡，只有空洞的怯懦；那逃避的背影，暗示著理想化的背後暗藏的苦澀。

若我們終其一生，只願與幻影相處，不敢直視全貌，那所謂的熱愛，不過是自我的催眠，繡在織錦上的假象罷了。真龍降臨時，誰能不逃？

仍記孩提時，常誇自己多愛彈奏鋼琴，夢想在舞台的聚光燈下，奏出動人樂聲。待真實上台前，卻怯於台下無數的目光，早已腳軟不已，無法好好演

奏。

這與葉公何異？

但我們是否該因此拒絕龍的來訪？是否該一輩子在安全的幻象裡過活？我想，或許不必為馴龍者，但至少不該畏懼，能接受無法理想化的那一面。能看見，能不逃，已是難得。

在無數個逃避與直視之間，我也學著慢慢接納學習科學的不美好。數學推導的抽象，專業術語的艱澀，物理概念的複雜。我學會了細品科學，用心對待每個新概念，不再期望每一領域都能專精，只求自己鑽研下去，不耽溺於那條理想化的龍。

葉公好龍，看似諷刺，卻一語道破當代人最大的盲點。我們都是葉公，在不同階段，與不同的「龍」擦肩而過。真龍的出現，從來不是責難，而是邀請。我們是否喜愛那真實的龍的精神與魂魄？抑或是指愛那濾鏡下的華麗龍身？願在將來，能面對每條龍，感受那龍除了令人景仰的表面，是否熱愛那幻影之外的真龍。

評語

本文首段即點出「葉公好龍」之意義，且真實靈動的描寫「葉公好龍」的場景，可見其筆力非凡。作者以「葉公好龍」喻為理想的幻影，深刻剖析幻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，以自身學習經驗為例，亦是自問自省，像在尋找自我，懇切而真誠，似喃喃自語，卻能發人深省，文筆甚佳。